

(修订本)

蟋蟀



斗养百问百答

葛 俊 著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蟋蟀斗养百问百答

修订本

编著 葛 俊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蟋蟀斗养百问百答/葛俊编著. —修订本. —上海: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07.9
ISBN 978-7-5439-2787-2

I. 蟋… II. 葛… III. 蟋蟀—问答 IV. G899-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6543 号

责任编辑: 童志强

封面设计: 何永平

蟋蟀斗养百问百答

修 订 本

编著 葛 俊

*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武康路2号 邮政编码 20003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江苏昆山市亭林彩印厂印刷

*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插页 4 印张 6.5 字数 174 000

2007 年 9 月第 2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 000

ISBN 978-7-5439-2787-2/S · 202

定 价: 20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

笔者率上海虫友队夺得2003年华新杯全国蟋蟀大奖赛冠军和2004年绿华杯全国蟋蟀争霸赛亚军的奖杯。



作者(右二)与陈一栋(右三, 香港蟋蟀协会会长)、李世均(左二, 上海交通大学艺术系教授)、童志强(右一, 本书编辑)、包辛强(左一, 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教师)诸虫友切磋虫艺。



草三段 (紫头蓝项金背)



天兰青 (斗3)



异色眼 (紫)



紫长衣 (飞翅)



淡紫



烂衣



红牙紫 (斗3)



紫犬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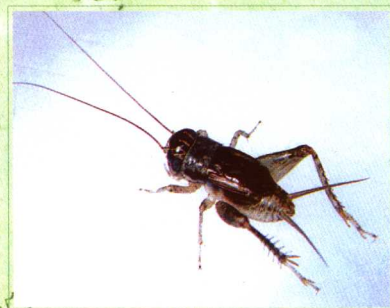
黄麻头



烂衣 (紫)



黑紫



青大头



长短翅（天独）



紫壳白牙



青 筠



白玉淡紫



真 黄(斗3)



纯红



紫麻头



黑黄



重紫(斗3)



叫化笃(白笃)



寿星头(青虫)



1号天落盖盆（明代李公亮造）



2号铜鼓盆（清早期李东明造）



2号铜鼓盆（明代邹振宗造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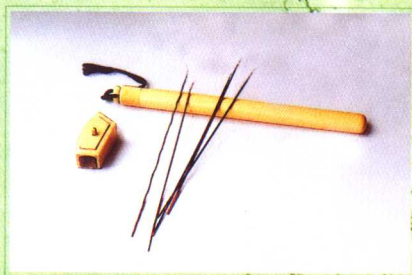
八角天落盖盆
（清代李秀芳造）



3号铜鼓黑盆（明代邹显明造）



四角天落盖盆（清中期邹维新造）



象牙蛉房、黄草（清乾隆年代）
草筒（晚清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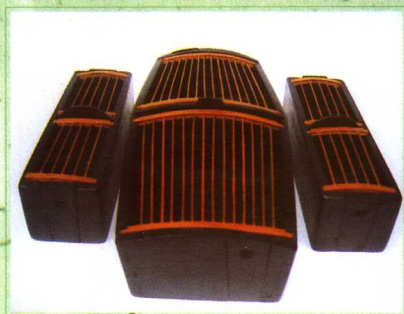


玉石水盂和青花水盂
（清代）



携带汤盆（清代）

葛荣财先生珍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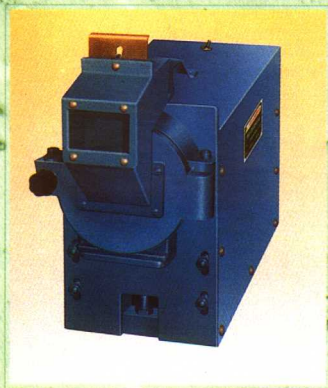


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在高规格斗场上使用的斗栅

葛荣财先生珍藏



宫廷用金石蛉房（清代）



SF-100 型 大功率台式粉碎机



序

在一次偶然的蟋蟀交流会上，我认识了葛俊先生。由于对蟋蟀的共同爱好，围绕玩虫主题，互相探讨总觉着有许多乐趣，所以交往日趋亲密。我有许多虫友，每至秋季斗蟋蟀时节，常常来我家欢聚，双休日更是虫友满堂，互相切磋虫艺，互相竞斗将军是主要项目，此时也是大家激情奔放的时刻。在与我交往的众多虫友中间，葛君是大家公认的眼光凶的同好，互相斗虫印证虫艺时，葛君是获胜率较高的一位，所以获得众多虫友的首肯。每次去养虫大户家学习，除了相互切磋交流外，看虫是大家最兴奋的项目，此时葛君总能及时指出虫的特点。一次他讲：“此条虫头已裂开。”我急忙抽出放大镜仔细观看，真的看出一条细细的裂缝。又一次他对虫略看一眼即指出：“左牙是坏的。”我随手抢过来观察，觉得牙齿并无异常，于是我急忙焚草，果然如葛君所言，左牙向里凹进。1998年，葛君等4人参加上海代表队赴无锡参加全国蟋蟀会斗，由于进斗场人员有限制，只有互斗两队的领队及领草人员参加，其他各代表队成员都被安排在屏幕前观看。会斗结束，一些上锋虫被看好，虫价一路飙升。但非常遗憾，后来发生用下锋虫冒充上锋虫的个别事例。但这并没逃脱葛俊先生的火眼金睛，他当即道出冒充的虫是第几盆出场的下锋虫，来龙去脉一清二楚，令在场的众多虫友刮目相看，也使冒充者倒吸一口冷气，场景之激昂，不能不令人惊叹。一个人隔着屏幕看虫，一场比赛下来又有多少条将军互相格斗，葛君能心中记得一清二楚，识虫功底舍君其谁？这使人不



禁想起古代有个传说“不射之射”。说的是练弓的人,要将箭射中靶心,先得练目光,每天苦练,靶心越看越大,初看时靶心很小看不清楚,日子看久了靶心越来越大,后来靶心有车轮般大了,到此时再射箭,箭无虚发,箭箭中的。葛君依靠自己的勤学苦练,练就了一双识虫的火眼金睛。

葛君是严肃的传统派虫迷,他对虫色,斗丝,项皮,翅衣,肉身都作认真比对,勤记传统并在实斗中努力总结,形成自己的一套相虫经。在本卷“斗蟋体质优良的特征”、“项上观虫龄”、“治伤新法”等篇幅中,洋溢着葛君几十年饲虫经历的体会,它出于古传而又有自己体会,绕开当今繁琐的附会,返朴归真,忠于贾公要旨。

葛君在他不大的空间里,遵循先辈宝贵传统,年复一年地做着他的蟋蟀实验,用各种方法、各种食物喂养他繁育的小虫,勤奋地耕耘着属于自己的蟋蟀园田。一些归属个人的秘方,在本书中都毫无保留,和盘托出。所以在2001年秋一次虫友聚会中,当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童志强社长提议写一本《蟋蟀斗养百问百答》时,在座的都异口同声,一致提议由葛君来撰写。众望所归,葛君凭着自身的扎实功底,赢来诸多虫友的殷切期望。

葛君在对虫的认识上,与我有许多相左的观念,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的友好交流。学术上的分歧,恰恰是互补共存的基石。虫友间本着对蟋蟀的共同爱好,有了这一共同点,什么也就有了。蟋蟀是块奶油蛋糕,你喜欢吃奶油,你就尽情地挑,你喜欢垫底的蛋糕,你就尽情地挖。这块奶油蛋糕是如此之大,敬请诸君尽情享受。真所谓“蟋台路又多,殊途欲同归”。海纳百川,蟋蟀迷们都将汇入这蟋蟀的大家庭,各人编织着各自美妙的蟋蟀梦。让我们大家为弘扬中华斗蟋文化添砖加瓦,共创中华斗蟋新文化。

癸未春 沪上李世均



前言

蟋蟀作为大自然的一员,2 000 多年前就已进入文人的诗词中。中国历史文化名人杜甫、白居易、苏东坡、蒲松龄等都对蟋蟀情有独钟,写过以蟋蟀为题材的诗词或文章。自南宋以来,描写记载蟋蟀形态习性和养斗方面的专著,历代皆有,仅清朝一代就有9种以上,足见蟋蟀文化源远流长。饲养和玩斗蟋蟀,是中国广大平民百姓的爱好与传统习惯,历经千年而不衰。每年秋天,斗蟋蟀已成为中国民间一项别开生面的文化娱乐活动。

健康的玩斗蟋蟀,能给人们带来不少好处,如学习识虫,可以增长昆虫学方面的知识;配制饲料,能研获营养学方面的技术;捉、养过程劳心劳力,能锻炼身体。此外,得到更多的还是乐趣。当你昼夜奔忙觅获良将时,欣喜若狂;细察品赏,踌躇满志;将才相搏,刺激过瘾;己虫获胜,激奋不已。

改革开放以来,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对文化娱乐活动的兴趣趋向多样化。玩赏蟋蟀的雅兴,已渗入到各个阶层,蟋蟀爱好者队伍越来越壮大。每年秋天,成千上万的爱好者奔赴各名产地收购蟋蟀,促进了产地蟋蟀市场的发展,使捕虫农民增加了可观的收入。

近几年,名产地的蟋蟀资源减少很快,有的名产地现已无虫可捉。这同捕虫者不论成虫若虫或雌虫雄虫一锅端的捕捉方法有关。长此以往,要不了多少年,各产地的名品蟋蟀就会绝迹。保护蟋蟀资源,除了产地管理层应引起重视,采取切实措施外,也是每



个爱好者应尽的义务。

目前,蟋蟀爱好者中一些有心人在尝试野外人工养殖蟋蟀,这是值得倡导的。大田养殖三尾,技术难度不大,成本不高,容易成功。只要品种对路,大田养殖三尾可有不菲经济收入。人工养殖蟋蟀也是保护蟋蟀资源的重要举措。

笔者编著《蟋蟀斗养百问百答》,本着为爱好者、特别是初学者解答蟋蟀选、养、斗中碰到的实际问题而作,所用字句尽可能通俗,避免使用专用术语。希望本书能对爱好者有所帮助和启迪。不足和错误之处,望同好批评指正。

笔者写作本书得到了众多虫友的支持,李世均先生、陈一栋先生、莫巨南先生、汪裕生先生和包辛强先生等还为本书提供了虫照,特在此致谢。

葛 俊

2003年7月



再版前言

近年上海崇明成立了蟋蟀研究会,每年邀请有关专家学者研讨中华蟋蟀文化和蟋蟀科学,发表了一些有质量的论文。展出各种古今蟋蟀用具、书刊和虫照的崇明蟋蟀文化博物馆也即将落成。这是国内第一家由官方主办的蟋蟀文化博物馆,标志着我国蟋蟀文化研究正在上台阶。蟋蟀文化和蟋蟀科学是在群众性的斗蟋活动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。斗蟋活动是中国广大平民百姓的爱好与传统习惯,始自唐宋,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,长盛不衰。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人们对文化生活要求多样化,玩赏蟋蟀的雅兴已渗入到各个阶层。蟋蟀爱好者人员众多,有一个正确引导问题。上海崇明、苏州、北京、南京等地每年轮流举办全国性的蟋蟀友谊竞斗大赛,为各地爱好者提供相互交流、切磋技艺的平台。这样的竞斗比赛,有利于群众性斗蟋活动的健康开展,可以促进中华蟋蟀文化的发展。

当今时代是历史上最好的时代,文明、繁荣、和谐,科学技术高速发展,百业俱兴。本着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文化与科学的精神,总结和发展蟋蟀文化,可以丰富我国的民族文化,为中华科学文化殿堂添砖加瓦。自1931年至1981年,整整50年时间里,没有一本新的蟋蟀专著问世。20世纪90年代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,各种版本的蟋蟀专著和图谱相继问世,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剖析和论述蟋蟀的生理、习性、种类、生长环境以及捕捉方法、饲养艺术、竞斗技巧等。这些著作和图谱的出版,对普及蟋蟀知识和提高养斗



技艺,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,客观上丰富和发展了蟋蟀文化和蟋蟀科学。

笔者编著的《蟋蟀斗养百问百答》,是本着为蟋蟀爱好者解答选、养、斗中碰到的各种实际问题而作。该书首版于2003年8月出版后,受到众多虫友的好评和欢迎,仅一年多时间即已销售一空。这次再版,除了对原书部分章节作一些调整和修改外,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,还补充了一些选养及疗伤方面的知识,共增加到205个问答以满足读者需要。

本书再版,众多虫友热情提供了虫照和蟋蟀用具照。倪翹楚先生将自己多年珍藏的市场上罕见的古代蟋蟀盆罐、蛉房、水盂、茭草及象牙草筒等,拍成照片赠与本书。陈一栋先生、张天泉先生、葛荣财先生及王朝晖先生等均为本书提供了虫照和蟋蟀用具照,特在此致谢。

葛 俊

2007年8月